

信实的上帝

Dorothy Allan

我们的大女儿帕特是个外向、好强，并且任性的女孩子。我知道她有很大的潜力；尽管她是个基督徒，但是在少年期，她却表现得很不安分并且缺乏人生目标。我丈夫弗莱德和我总是尽力帮她出谋划策，可往往事与愿违。

帕特和一个叫凯伦的女同性恋者合租一套公寓。虽然凯伦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可对于她的性取向，我们一无所知。由于凯伦在行为和外表上所表现出的阳刚之气，一位熟知青少年内幕的好友向我们透露了他的怀疑。他所用的词汇让我们一头雾水，例如：“butch（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和“lesbian（女同性恋者）”。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夫妻俩也曾在巴西和圭亚那当过宣教士，因此这些词语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

一天晚上，当我们坐在客厅闲聊时，帕特把她和凯伦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和在同志吧里得到的那种被接纳感告诉了我。我顿时心如死灰。之后的沉默变得漫长而凝重。

我的脑海中不停的盘旋着这些问题：“这种事情我们的女儿怎么能说的出口？她还是基督徒呢，怎么干如此卑劣肮脏的事情？到底两个女人一起可以做些什么？”

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些怪想法以及帕特的改变。我能听到女儿无声地请求我的理解，“求求您，爱我吧！即使是现在——特别是现在！”可是我的心却因过分悲哀而变得麻木。

当我现在回首往事时，我只有感谢上帝在当时给我的自制力。当帕特坦白这一切时，我只想愤怒地尖叫。但相反，我平静地向她解释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罪，并且会毁了她的生活。

我也只在圣经里面读过有关同性恋方面的内容，它总是和淫乱的性关系以及上帝的惩罚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同性恋行为已经超过了我能接受的最底线。我们的女儿真的如此沉沦吗？

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别无选择。帕特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这点永不改变。尽管我们反感她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家的门永远为她敞开。

在帕特混迹于同性恋社区的那些年间，我们了解到那些自称为“同性恋者”的生命中充满了伪善、谎言、毒品和酒精。他们深受伤害，愁苦满怀。

我丈夫弗莱德和我开始祷告。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但是这次我们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我们感觉好像失去了一个我们挚爱的亲人一般。她的容貌一如往昔，但我们的女儿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为此痛失，我以泪洗面。

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继续正常地工作。我在地方医院担任妇产科的助理护士长。如今回想起来，我发觉我的工作也许保持了正常思维。工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可以想点别的事情。可无论医院的工作有多忙，我总是挂念着帕特，并且从未停止为她祷告。

“主啊！”我求告道，“求你保护她，你是她唯一所有的。让她立足于耶稣基督这坚固磐石上，好让她永不动摇。”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帕特有好几次服用药物过量。看着我的女儿经受这么大的内心争战，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伏。撒旦与上帝正在争夺她的灵魂。

身为一个护士妈妈，对我而言最可怕的经历是帕特因为服药过量而被送往医院急诊室。这种事情甚至在我工作的医院都发生过好几次。

但是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从来没有因为帕特是我女儿而感到羞耻，也从来没有因为身为一个所谓“失败”的母亲而羞耻。我感到沮丧挫败，但从不引以为耻。因为我坚信上帝最终会胜利。

有一次凯伦和我们一同在候诊室。我知道她也深受伤害。她都不能顺畅地哭泣，时而嚎啕，时而打嗝，很是难受。我张开双臂抱住她。少过片时，我看着她的眼睛问她：“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吗？”

作为母亲，我也经历过被拒绝的痛苦。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根据法律，医生不能向我透露她的病历。我感到无助，一无是处，完全地被拒之门外。好像看起来我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

一天，我正在上班。忙碌的一天刚刚过去，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在电话的另一端，我能听到争抢、尖叫、以及片断的对话：“救命呀！”……“给我一把刀”……“神经病！”帕特和另外两个女人正在打架。

我听着这一切，心里恐惧战兢。我离她太远了，我能做什么呢？我应该打电话给警察吗？到底发生什么了？也许，这时候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啊，我还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多久？”

又有一次凯伦打电话给我们。“把你的女儿带回去，”她说，“我再也不想看见她了！”当我们赶到她们所住的公寓时，两个女孩儿正在恶语相向。

帕特一路哭着回家的。我们把电话换成了一个在黄页上找不到的号码，但是找她的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接下来的几年，帕特搬出搬进家里好几次，但最后总是以回到凯伦的身边而收场。

尽管是一团糟，弗莱德和我还是坚持向帕特敞开门。帕特在我们家随时都受欢迎。很多时候，我一连几个小时倾听她讲述痛苦的经历，尽可能对她表现出无条件的爱。

我另外两个女儿感觉好似被忽略一样，因为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帕特身上。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记起了为了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而撇下九十九只在羊圈里的羊的好牧人。我们的处境多少有点相似。我确保我的“好”孩子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然后我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那失丧的孩子身上去。

我记得又有一次帕特回到凯伦身边。我已经到达我忍耐的极限了。愤怒充满我的胸膛。我在心里喊道：“好吧！如果凯伦和你罪恶的生活方式对你而言这么重要，你就下地狱去吧！我一定忘记你——看看我在不在乎！”但是过不了多久，我的愤怒化为泪水，生活依旧继续下去。

我女儿给我带来的这种痛苦和排斥让我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家时，我常常以泪洗面。工作上，我的表现也大不如前。我也时常感到精疲力竭。家里其他人开始为我的健康担忧。二女儿琳达变得憎恨她的姐姐。

但就在这段时间，我终于能把帕特交托给上帝。“主，她是你的。我把她完全地交托给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管她了。”作了这个决定后，我的重担轻省了很多。现在完全是由神来改变她的生命了。

我们与几个很可靠的朋友分享这样的处境，他们也为彼此祷告。这些祷告连同上帝的话语一起让我有力量继续奔向前方的路。

有一天，我在福音书店逛，发现了马纪瑞·路易斯的《受伤的父母》。过了不多久，我又读了约翰·怀特的《在痛苦中的父母》。多么感谢神，让我读到这些十分有帮助的书。

我并不为帕特的事情有负罪感。“我坚持认为我们一直都是好父母。”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读到其他的一些有关同性恋的书籍时，我才开始质疑帕特问题的根源。

我还是在问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仍然没有答案。但是当我看到有时自己好心办了错事，我就从神和孩子那里寻求赦免。

事情的转折点是弗莱德认识了另外三对基督徒夫妇。“你们愿意在下一年为帕特祷告吗？”他问他们。“我们希望看见她重属耶稣”。那一年年终时，她的生命开始发生转变。我们的祷告蒙主垂听，我的信心也得以加固。

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帕特脱离同性恋的圈子给她带来巨大的伤痛。当她挥泪离别凯伦时，她需要的是安慰。她感觉是与亲密的伴侣离异，我们用同情和理解来帮助她。

离开凯伦后，帕特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一个普通的朋友家里寄居了一年。在她看来，这是向“正常生活”迈进的一步，也是要做出很多调整的一年。在我们看来，她好像认为自己的家和我们的爱还不够好。“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不理解。

尽管帕特最后终于回到家里，这条复原的道路依旧崎岖：又一次的服药过量，失业，还有感情的起伏不定。帕特和我都像坐过山车那样在情感上跌宕起伏。可是上帝后来用他自己的方式紧紧抓住了她。让我们高兴的是，在有几次面对回归原有生活的诱惑下，她下定决心不让撒旦赢得她的生命。

从1980年一月份开始，帕特重新回到主的家中。我看见她的生命中充满了上帝一系列奇妙的医治。

我所学到的最难的功课也许是认识到成年的孩子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他们有做决定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必须为自己所作的决定承担一切后果。帕特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我的责任。

做父母一点不容易。不管我在过去犯过怎样的错误，上帝总是信实始终。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深知我们一家都蒙他完全的看护。